姥爷，您在哪里？

姥爷：

您好！

喊一声姥爷，泪已落下。您不知道我，但您一定记得1943年6月您被捕时，您的妻子腹中正怀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妈妈。如今那个孩子也已是一位83岁的老人了，但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您一直在我们心中，从未离开。

姥爷，我小时候就听姥姥讲起过您的故事——

您叫李文修，高高瘦瘦、眉清目秀，爱吹口琴，小楷字也好，是县里有名的高材生；您15岁投身抗日斗争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不满18岁就担任了冀中区献交县第五区区委书记；19岁，您又勇挑重担，去新建立的献交县第九区任区委书记。人们都夸您有勇有谋、文武双全。

1943年6月16日那天，由于叛徒出卖，您不幸被捕，被押往交河宪兵队。虽经百般酷刑，仍誓死不屈。您有一个发小在那里做事，不忍看您被折磨致死，通过周旋，让您的妻子和老娘去趟县城“感化感化”您。那时，您的妻子正怀着快要降生的、您唯一的孩子。

姥姥说，当她和婆婆坐着驴车颠簸几十公里，赶到交河宪兵队，看见眼前的您，身上血迹斑斑，才20多天不见，人已脱了形。她和婆婆抱着您痛哭失声。您安慰完老娘，又安慰她，说，这是您的个人信仰，就是死也不会投降的。然后摸着她隆起的肚子说，就算是您死了，她们也不要难过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

临别，您一遍遍嘱托她一定要撑起这个家，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。说这话时，您也禁不住落下泪来。那是一个儿子、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面对生离死别的泪啊！后来，有人说您被杀害了，可埋骨何处，她也无从知晓。

那一年，您只有21岁。21岁，如今在人们眼里，还不过是个孩子啊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都会热泪长流。

姥爷，您不知道，自那一别，您就成了家人心中无法言说的伤痛和思念。这伤痛和思念绵延80多年，从未间断。

您的老娘一生命运多舛，丈夫死得早，3个闺女两个因病去世。您是她唯一的儿子，也是她全部的依靠，如今您又离她而去，那种打击可想而知。探视您回来，她大病一场，原本硬朗的身体很快垮了下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您被民政部定为烈士。交河县民政局的同志把领取抚恤金的小本本送到家中，您的老娘哭着拒领。她一直坚信您还活着，她也一直期待着有一天，您会风尘仆仆地回到那个长满枣树的院子，亲亲热热地再喊她一声娘，从此守着她过平淡安稳的日子。

那些抚恤金，在县民政局一放就是13年。

姥爷，您亲手栽下的那些枣树，黄了又绿、绿了又黄。日复一日的守望，您的老娘精神日渐委顿。她老人家去世的时候，我已记事，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，她却很是安详。她用微弱的声音安慰大家：“都别难过，我到那边去找儿子了。”老人家苦苦等待了33年，最终没能等来您的消息。

苦苦等待的还有姥姥。为了您的那句嘱托，姥姥守候了这个家整整55年，从青丝，一直到白发。

从县城回来，一个多月后，你的女儿就来到了这个世上。从此，姥姥就开始拖着一双小脚下地劳作了：收玉米、割麦子、掐高粱、拾棉花，起早贪黑，终日忙碌。像个男人一样支撑着这个残缺的家，默默打发着一个又一个日夜晨昏。

从二十出头的小媳妇，到满头白发的老妇人，55年的日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一个人面对漫漫长夜时孤单寂寞么？我们不敢问起。姥姥也从不把岁月积叠起的痛苦袒露给我们。

姥姥在时，有时做着针线活，常会冷不丁地问一句：“你们说，你姥爷会不会现在还活着？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就回来了？”

姥姥说，您爱吹口琴，不忙时也会给她吹上一曲，那是她短暂的3年婚姻生活里最暖心的回忆。有一次，院外传来一阵悦耳的口琴声，姥姥听到后，扔下手里的活计，踮着小脚就往外跑。过了许久，才落寞而回。

姥姥还说，您最喜欢下雨天，可是越是雨天您就越得出去办事。一次您和姥姥感慨：“什么时候才能过上那种日子啊，下雨天不用往外跑，可以踏踏实实地躺在炕上睡会儿觉，该多好。”

只有这时，我们才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姥姥几十年深埋心底的思念。在日复一日的守望中，她脑后的发髻，一年比一年松、一年比一年小、一年比一年白。

姥爷您知道吗，姥姥走时穿的是当年的嫁衣，这是她一再嘱咐的。她怕到了那边，您认不出她。
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”千百年前的苏轼，寥寥数言，道尽沧桑。爱人离去时风华正茂，如今的我，满面皱纹，霜染青丝，不复当年模样，若他日黄泉相见，可还能认得出我？

十年生死两茫茫，而你们，却已经分别了5个10年。姥爷，你们可曾重逢，可曾迎来阔别50多年的团聚——在那个世界，姥姥依然穿着那身嫁衣，她依然还是您的新娘。

姥爷，虽然您一直音讯全无，但您的血脉却在后代的身上延续着。我们对您的思念也从未停止。

2005年，抗战胜利60周年。一天，我发现妈妈一个人在暗自垂泪。原来，报纸上那些抗日老兵的故事，勾起了她对您的深深思念。

妈妈说，自打记事起，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趴在父亲宽厚的背上撒娇，就会一次次地问：“我的爸爸呢？”姥姥总是回答：“在外地工作呢，以后会回来的。”长大了一些，村里有人告诉了她您的故事，说回不来了。妈妈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。

她好想看看父亲的样子，然而唯一的一张照片早被姥姥烧掉了，因为姥姥一看到就会不胜伤悲。但是，只要听说谁认识您，妈妈总是缠着人家问您长什么样子、多高多瘦、当年又是怎样闹革命的……之后，一个身材修长、面目俊朗、目光睿智的父亲，便无数次地走进她的梦里。

妈妈说，那些年，她一直都在寻找，只是那时车马慢、通讯难，最终也没有太确切的消息。父亲到底牺牲在哪里，尸骨又被埋在何方，这些问号常常折磨得她寝食难安。

妈妈的诉说让我心如刀绞，在那个漫长的夏季，我开始了我的寻找。我汗水淋漓地奔走在一个又一个抗战老兵家中，他们都是您生前的战友，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一些您的故事，还从档案馆找到了一些关于您的文史记载。

有人说，您在交河宪兵队时被杀害了，还有人说被押往了济南，依然没有确切的消息。

那时，您的战友们虽已都是80多岁的老人，但对您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，提到您时依然会老泪纵横。那时，我多想请人给您画张像啊，还原出您年轻时的模样，不再让我们的思念无处安放。

可是妈妈不让，说看到后会难过。她不愿去触碰心底最深的伤痛。我遵从了她的意愿，但也从此心中埋下一份遗憾。

2020年，泊头烈士陵园纪念馆提升展陈，需要一张您的画像，这件事也因此被再次提及。而这一次，我不再迟疑。

距离2005年的那次寻访，已经又过去了整整15年，您的那些战友也都不在了。还会有人记得您的样子吗？我心里一直忐忑。

幸运的是，几经打听，我欣喜地获悉，老家还有一位93岁的老人，清楚地记得您。

那位老人当年和您住一个胡同。老人说，您读过书、长得帅、人谦和，在大家眼里是个文化人。每次遇到他，您都会说上一句：一定要好好读书多识字啊。

我马上邀请了一位曾为70位烈士画过像的画家，驱车回村。经过几次修改，终于有了一张您的画像。老人看过后，欣慰地表示，很像，八九不离十。

见到眉宇含笑、栩栩如生的您的那一刻，我瞬间泪奔，也终于理解了妈妈的心痛。

时间一晃又是5年。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，这段时间，我又几次看到妈妈在暗自垂泪。原来，在她心里，那份未曾相见的骨肉亲情，那份对父亲的思念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。越到暮年，越放不下。

姥爷，您知道我们多想找到您，知道您牺牲在哪里，知道您长眠在何处，多想让您魂归故里。可是，这也许会成为四代人永远的遗憾了。

想想这又岂止是咱们这一个家庭的苦难和血泪，这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曾经的苦难和血泪啊！那段历史，是留在无数中国人身上的一道深深的伤痕。但愿这种遗憾不会再有、这种伤痛也不会再有！

姥爷，和您说了这么多话，窗外天已微亮。一轮圆月悬于夜空，星光点点若隐若现。我最亲爱的姥爷，我相信其中一颗一定是您。您在看着我们，一定也在思念着我们，您还会看到你们那代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有多美好，山河无恙，国泰民安。这盛世，如你所愿。然后，含笑九泉。

此致

敬礼！

外孙女：周红红敬上

2025年8月11日夜

（周红红，沧州日报记者）

勿忘昔日烽火，珍惜今日烟火

亲爱的先辈们：

您好！

我提笔写下这封信时，是2025年8月的一个清晨。我坐在晋江河畔的图书馆，窗外江面船只的鸣笛声穿透晨雾，而笔尖悬停的这一刻，我听见了88年前，卢沟桥的枪声。

我在旧书集偶得一张1937年版的老地图。泛黄的纸页上，红笔勾勒出防线，墨迹斑驳处，还残留着你们当年的焦灼。我打开手机导航，对照地图寻找同样的山河印记。如今，它们已焕发新颜。你们标记“激战”的荒滩，现在是跨海大桥的起点；你们标注“死守”的山隘，此刻正有高铁飞驰而过。

上周学校组织我们进行了一场“刺桐城下的红色寻根”研学活动。站在泉州市革命烈士纪念碑下，看着花岗岩碑身巍峨耸立。讲解员向我们说起1940年7月16日的永宁七一六惨案：日军突袭永宁，一路烧杀掳掠，犯下了滔天罪行。闻至此，我不禁握紧了拳头。

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，我看见了一封1939年由菲律宾寄往晋江的侨批，泛黄的信笺右侧，赫然印着“同胞速起，抗日救国”的呼喊，背面印着“欲救国亡，抵制仇货，万众一心，坚持到底”的语句。这封侨批写道：“志已决为国当兵服务而去。”这封穿越战火的家书，与你们当年用过的锈蚀钢笔并置陈列，玻璃展柜倒映着我们校服上“抗战胜利80周年”的纪念章。时空交错，你们用生命换来的未来，正握在我书写青春的笔端。

先辈，你们知道吗？您当年护卫的闽南古港，如今船只往来如织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在感受你们的存在。在洛江区杏川村爱国主义教育公园，我们向“七七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”敬礼，仿佛隔空握住你们温热的手掌；我们在你们战斗过的山头栽下松柏，树苗扎根的土壤里，或许还藏着当年的弹壳。历史老师说，这就是历史的回响——不是尘封的往事，而是持续跳动的脉搏。

你们舍命守护的“读书种子”已长成森林。你们期待的中国早已超乎想象：我们探索深海，遨游太空，就连偏远山区，都通了公路，建了学校。公园里的晨练音乐，学校里童声合唱《我的祖国》，这些美妙的声音奇妙地交织成了幸福的乐声。最深的铭记不是停留在悲怆里，而是带着你们的期盼活成壮阔的风景。

纸短情长，唯愿星河璀璨时，你们能看见神州无恙，山河锦绣。

这封信写给先辈，也同时写给我们自己：勿忘历史，青春许国。山河犹在，国魂永续。

我握笔的手，有你们的力量。

此致

敬礼！

颜语

2025年8月

（颜语，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）

给陆小波先生的一封信

尊敬的陆小波先生：

您好！

我是一名来自镇江的少先队员，当我了解到您为我们的家乡作出的巨大贡献后，内心满是敬佩，特别想和您讲讲现在的镇江。

现在的镇江可繁华啦！到处都是高高的大楼，像一个个巨人站在那里。大市口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地下商场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店，能买到好多喜欢的东西。还有八佰伴购物商城、苏宁广场和吾悦广场，一到周末，里面全是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的人，热闹极了。

镇江的交通也方便了好多。以前去远一点的地方要花好长时间，现在有了高铁，想去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，也很快就能到达。公交车越来越多，许多新能源公交车，又快又环保，十几分钟就有一班，想去哪里都很方便。

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更好了。以前的一些小公园重新改造，变得更漂亮了。北固湾风景迷人，沿着岸边散步，能看到美丽的水景，还有好多小鸟在天空飞。路边的大树又高又绿，到处都是鲜花，空气可清新啦。

现在的镇江，不仅经济发展得好，文化活动也很丰富。每年都有好多有趣的节日，像金山文化旅游节，能看到精彩的表演，了解到很多镇江的历史和文化。还有很多博物馆和图书馆，我们可以去那里学习知识，增长见识。

对了，听说您当年创办了好多学校，为镇江培养了很多人才。现在镇江的教育可发达啦，学校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漂亮，有先进的教学设备，还有很多优秀的老师教我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。我们在学校里能学到好多本领，还能参加各种有趣的社团活动。

陆小波先生，您为镇江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的镇江人都没有忘记您。您的故居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，您的故事，依然激励着我们好好学习。以后我也要像您一样，为建设更美好的镇江出一份力！

感谢您为镇江所做的一切！希望您能看到现在镇江的美好！

此致

敬礼！

孙王一

2025年4月24日

（孙王一，江苏省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四年级6班）

寻访抗战印迹 传承复兴力量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新闻行动
指导：中国地市报研究会
主办：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主创：四平市融媒体中心